

异国情调

张若谷集

海派小品集丛

许道明 冯金牛 选编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张若谷集：
异国情调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沪)新登字 118 号

责任编辑 郭 玲

装帧设计 周建国

张若谷集：异国情调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新华路 200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82 印张 6.75 字数 144.2 千字

1996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0,000

ISBN-7-5432-0193-3/I·25

定价:8.00 元

海派小品集丛

张若谷集：异国情调

许道明 冯金牛 选编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前 言

当下海派文化、海派文学之类，不只被人说得眉飞色舞，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呼唤，文人雅士们不甘寂寞，“扑通扑通”地一个一个“下海”，大有北上西进、全面辐射的怀抱。时代新分子一激发，文学也会随之大转换，势所必然也。

其实，在传统的眼光下，海派再张狂、再妩媚，也难以摆脱“庶出”的命运。自它正儿八经来到这个世界，已近百年却从未享受过如今的荣光。它本出诸清末民初的梨园，与“京派”相对应而存在。两派最初虽有纷争，彼此却并没有特别的过不去。京派大师梅兰芳 1913 年第一回到上海，硕大无朋的海报给他的印象并不坏。在他大名之前冠以“敦聘初次到申独一无二、天下第一青衣”的字样，这在北京更是不曾有过的。不知是受用抑或惶恐，梅博士倒用了心考察了沪上剧目、舞台、灯光的种种，满脸是“很有些愉快和兴奋”的神色，甚至回到北京后，还说“受了海派的熏陶，得了许多实际的好处”。这实在是很令人留恋的气氛。

大概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情形才有了改变。不少在北方住久并住惯了的文化人随政治中心的移至宁沪一带，最终失却了旧京都的依恃，纷纷来到南方。本来，南下便南下嘛，麻烦的是他们偏对南人的“学风”、“文风”很不以为然，下车伊始，便生出了不少讽刺挖苦的冲动。鲁迅骨子里

与“京派”的因缘并不浅，他初来乍到上海，对十里洋场文化人的作派也是很有些看法的。讲演《上海文艺之一瞥》便是著例。在老人家是松松爽爽的“一瞥”，落在海派文人身上的却是“才子加流氓”的沉重一击。大约两年后，“京派”重镇沈从文一味的天真，假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将海派文人的丑态大大地编排了一番。说沈从文攀附伟人、谬托知己是很可冤枉的，不过，他曾读过《上海文艺之一瞥》大可不必怀疑，他再三再四地申言，鲁迅等人虽身居海上，却不属海派，也是白纸黑字。小辈们的你来我往，免不了生出许多闲气，鲁迅似乎看不下去，出来讲话了——《“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京派”和“海派”》等三篇杂文已删削了《上海文艺之一瞥》的尖锐，代之以透彻而平实，对京海两派分别从现象到本质作了个性的定位。之后，两个派别依然存在，但似乎少有人再有兴味议论了，而它们在革命和反动较量冲突的巨大身影下也显得影影绰绰。八十年代以降，京味作品与海味作品时有问世，不过已与往昔的“京海”之别并不是一回事了。

鲁迅是说清了这层秘密的。他说：“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

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以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京派”与“海派”》）目下坊间为海派文学正名的人，无论是硕学还是新秀，大都忘不了这只现成的援手；“近商”、“帮商”，商品经济对海派文学的制约和影响，大抵成为他们立论的发脚点和归宿。

海派散文小品作为海派文学殿堂的一角，亦当如是观。因着传统的养育和由现实刺激而萌蘖的人生需求，散文小品在现代中国文学中是最有光彩的部门。朱自清曾认为它是一个“优先繁荣”的部门，最初的发展“绚烂极了”。海派自然也占有一席，不过较之“京派”，逊色得多。海派真正摆出大架势，推出大台面的季候还在三十年代中，当在京海闹过别扭之后。大抵对高压政治的共同反感和普遍畏惧，使它们彼此偃旗息鼓，鸣金收兵，并且在几个头面人物的动作下合好交欢。《论语》、《人间世》、《文饭小品》、《宇宙风》之类刊物的作者阵营便是明证。鲁迅终于也有些“糊涂”了，他在《“京派”和“海派”》中说：“今儿和前儿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他所谓的“一路”，最突出地表现在散文小品领域。他的“糊涂”，大概包孕着巨量的轻蔑，因为他对高压政治一如既往地持有直面和抗争的态度。所以，全盛期的海派散文小品实际上是海上文人逃避政治压迫并且还得到京派文人同情和支持的产物。它们不是战斗的卓利通，不是匕首和投枪，大体确为远离现实风涛中心的小摆设。这类审美倾斜当然不伟大，但并不一概是麻木和沉醉，寄沉痛于悠闲的况味也不短少。其中相当数量的篇什宣叙着普遍性的人生感受，不仅是那一时期人们心灵写真的代表，后世的人们也或多或少可以从中得到些启悟。不是英雄，未必都应

鄙薄，普通人的情怀多有可议之处，却自有其特别的体贴和亲切。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对它们的看法固然不乏崇高感，但终有过苛之嫌。执著于唯一的文学尺度，赢得了可能有的锐利和深刻，却牺牲了应该有的富丽和绚烂。

都市生活的快速节奏，实际上是与它背后的某种悠闲无聊相对应存在的。灯红酒绿、车水马龙固然是上海的特色，囿于写字间里的无聊散淡和亭子间里的狭促清贫，也是不该有的疏忽。海派散文小品对都市风景线的表现有学着法国拉博的模样“坐在头等车上”的，也有躺在兆丰公园的草坪上望着天空出神的；有胡闹的笔调，也有闲适的情致。随着京派小品作家的精神加盟，周作人式谈天说地的悠闲，废名式顾影自怜的风姿，梁遇春式旁征博引的快乐，也点化着海派的散文小品。上海社区文化的开放性，加强了散文小品吸附各类风格的能力，兼容并包，注重实利。它们对异域舶来品的趋鹜自然不用赘言，终究出诸中国人的手笔，那种按时下新名词“集体无意识”的东西也并不少。绅士与名士、市井气与书卷气相杂相陈。一如海派人物，其日常生活享受，可说是最现代化的，可是，长衫马褂，坐了流线型汽车，到红庙或城隍庙叩头烧香拜神求签，也不足为奇。这几乎已是常识。懂得了这层，便懂得了海派散文小品的大半。

上海人在中国是最会花样翻新的一群，说得漂亮些，上海人有独到的创造精神，喜好时髦，敢领风气之先。海派散文小品在表现技巧上对常轨大都取漫然的态度，对流行色和轰动效应却乐此不疲。刻意捕捉那些新奇的感觉、印象，竭力地把现代人的呼吸，现代生活的全景和节奏，缩入短小的篇章中去，大抵是它们共通的特色。以往相当发达的絮语

体,依然保持着它的幅员,那种本出诸和静的抒情似乎更谐和着个人性格的基调,本土的神韵和外来的幽默相渗透,雅馴和俗谚相融合,显现出活跃的体貌。当然更多的还是来自都市生活的刺激,敏感和细腻地表现瞬间的感触,发挥哲理大义,点透现代社会的世态炎凉和各色人等的众生相,并且大都最没有架子,往往信手拈来而尽得风流。倘若以往的上乘小品多在比才情,那么海派小品则在比感觉;倘若以往上乘小品多在追求醇朗和圆熟,那么海派小品则趋赴尖新和效应。它们机敏灵活,变化多端,有某种“魔术”味,它们以没有执着的个性而形成自己特殊的个性。一阵风一阵雨,一如街头的女孩子,今儿流行红裙子,明儿黑头发又飘起来,只要是最新的最摩登的,她们大都难以按捺住激动,日新月异为她们心向往之,而海派散文小品在表现技术上也是以日新月异为理想的。

对人的存在与价值的发现,曾使“五四”的散文小品留心于人生世俗的体察和描写。以身边琐事为对象,观照人生真义,领略人生情味,追求生活风趣,几成一时之好。二十年代末,社会矛盾和作家思想的转向改变了散文小品的题材走向,连写过《背影》、《荷塘月色》的朱自清都发出了“这个时代,‘身边琐事’说来到底无谓”(《欧游杂记·序》)的感叹。海派散文小品却继续发展了“身边琐事”的传统,甚至因为有些话不便说不敢说,硬是在题材取向上由社会退向个人,并且还褪去往昔这类题材的理想,加重加浓了对于人生风味的吟诵,加重加浓了散文小品的消遣性品格。它们多无堂皇的用心,供人休憩解颐,避风息凉占去了大半的功能,犹如一丝微笑,一声叹息,一勺冰淇淋,一把五香豆。几乎没

有什么惊人的思想，更谈不上艺术的坚致，然而它们点点滴滴的魅力恰好适应着置身于商品经济漩涡中的市民心态。日日紧张的生存条件和善于精打细算，养成了沪上民众普遍关注努力和积累，对实惠的追求和对自身精力的宝爱往往使他们不太计较品位格调，唯痛快、新奇、有趣是上。这类十字街头的审美趣味大不同于象牙塔的审美趣味，失去了严肃却获得了通俗。正是这种通俗化，连同现代化，使海派散文小品在满足读者消费的同时，也刺激了作家的生产。

总之，同政治保持距离和对商品经济的适应是海派散文小品发达的原因，它与传统中国文学大异其趣，从而也蒙领诟病。当然，同任何事物一样，海派散文小品也确有它的负面，畸形的都市生活以及由它制约的整个社区文化给海派散文小品也带去了相当不健康的东西。历史上有“良性海派”和“恶性海派”之说，海派文艺中的市侩气、西崽相在散文小品领域中也并不少见。不过，因此而将它一笔抹杀，也是一种病态。特别在今天，繁荣社会主义现代化文艺，发展社会主义海派文艺，历史上的海派散文小品，是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的。

很少有人提及张若谷，甚至已经很少有人记得张若谷了。在海派作家的版图上，他是完全有理由占上一席之地的。张若谷（1905—1960），字天松，笔名甚多，主要有虚怀斋主人、马尔谷、刘无心等。他是一个改良气息颇浓的旧家庭子弟，震旦大学的背景，倒使他学得了一手好法文，广泛地猎涉过南欧文学，居然还像大多法国人，皈依天主教，迷恋音乐艺术。据他自称，到二十三岁的年纪，还没有离开过上海，甚至虎丘和西湖还只在他的想象之中。被友朋称作

“母亲的孩子”的他，交游却颇广，《真美善》系统改良派文人最为他心折，曾孟朴、曾虚白父子与他有相当的过从。翻译是他的专职，创作以随笔小品最富，内中有不少文字极可成为某一类海派文学的经典。建国前，他结集出版的散文集有影响的是《文学生活》（上海金屋书店，1928年）、《异国情调》（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和《战争·饮食·男女》（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3年）。

作为一个现代文人，他有其保守的地方，作为一个同现实世界相隔一定距离的文人，他实在摩登得紧。他生活在想象的天地里，在他的那个狭小的空间中，偶有感触，便会生长出巨量的夸张。他并不缺乏清明的民族观念，半是寂寞，半是标榜，于是喋喋不休地叨念着他向往的异国情调。说来好笑，身在上海，他最热衷从周遭发现并想象一些异域的声色，用以满足自己——“我们凡是住在位居世界第六大都会的上海，就可以自由享受到一切异国情调的生活。我不敢把龙华塔来比巴黎铁塔，也不敢说苏州河是中国的威尼斯水道。但是，马赛港埠式的黄浦滩，纽约第五街式的南京路，日本银座式的虹口区，美国唐人街式的北四川路，还有那夏天黄昏时候的霞飞路，处处含有南欧的风味，静安寺路与愚园路旁的住宅，形形色色的建筑，好像是瑞士的别墅野宫，宗教气氛浓郁的徐家汇镇，使人幻想到西班牙的村落，吴淞口的海水如果变了颜色，那不说活像衣袖（爱琴）海吗？”这段话出自张若谷为《异国情调》所作的序言。我们不得不作一回文抄工，理由在，这一段自诉，可以基本概括张若谷创作的性状。

张若谷的散文大体包含三个部分，其一，关于读书的断

想。某些文坛人事的追忆和采访，也可看成是他学艺生活的延长。他的全部文学野心似乎都可以用他对“精神饮食”的嗜好来说明。多数篇什相当肤浅芜杂，却特别有个性，本集中的几个长文，是他的代表作，与其称它们为论文，还不如称它们为文艺随笔为妥。我们的选录旨在为学人服务的，普通读者随便翻翻，或许会生发出新的兴趣也未可知。其二，关于“一·二八”事变的。这些文字，带有明显的报告性质，作者的状态绘人写事，在同期同类作品中，算是看得过去的。今年全球纪念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这是人类的盛大节日，也是中国人光荣的节日。张若谷的文字，确证了一个意识并不进步的中国文学家对人类掠夺的憎恶，确证了一个酷爱异国情调的中国文学家对于民族的良心。其三，关于一般的抒情小品。这些都是作者寂寞的象征，写得相当滥，说它们有颓废气，是正当的。我说它们更显著的特征是衰弱和困倦，它是沪上某一部分知识分子典型的气质。对尖新的本能趋赴，在张若谷是隶属于“异国情调”的主题的。上个世纪和本世纪弥漫于欧洲文学世界的现代主义思潮，从题材兴趣到表达方式，对这位作者显然有着深重的影响。他作品中的衰颓色彩，甚至世纪末的情绪，有着学理方向上的前卫性质。夏多勃里昂的风采，缪塞的太息，以及意大利的梦幻和西班牙果园的斑驳迷离的金黄色……对张若谷无疑有过太多的神往，如果有些耐心，我们也不难从他的部分文字中读出波特莱尔“恶之华”的可怕和华严。属于张若谷这位海派作家的，是他的市民味，有来自他家庭的原因，有来自《真美善》作家对他的熏染，更来自他身居的沪上都会空间，也来自他那个不太有气魄的文学世界。

本集选文除明显的文字误植予以改正外,一律按初版原貌排印。集题系选编者所拟。

许道明

1995 年 10 月

目 次

都会的诱惑	1
刺激的春天	8
忒珈钦谷小坐记	12
纸门里的风味	16
同文秋季音乐会	18
赛会与竞技	22
苦生意	24
上海酒店巡礼	29
饮冰室巡礼	33
俄商复兴馆	36
巴黎书店渔猎记	40
饮食男女	47
对于女性的饥渴	49
热情	55
处女的心	59
忧郁的女诗人	65
茄茶诺华	72
恋爱八段经	75
私奔	81
忏悔	83

从军乐	85
一·二八之午夜	88
在吴淞炮火线下	99
吴淞第二次冒险	103
不怕死的同志们	106
无情的铁鸟蛋	109
神勇三连长	112
白衣女郎礼赞	116
在救护院里	119
沪西巡礼	123
第二道防线	126
蓝衣的弟兄们	128
文学家的趣味与娱乐	131
刺激美与破调美	135
现代艺术的都会性	138
送志摩升天	142
刘大白及其遗书	147
初次见东亚病夫	149
五月的讴歌者	158
都会交响曲前奏曲	168
三十年来报纸副刊的演变	172
漫谈孤岛文坛	187

都会的诱惑

今天读日本《妇人公论》五月号的“都会的诱惑”，不禁想起了许多感想，随笔写在后面。

这是说过已不止一次的老话了。

中国人实然太不知道都会是艺术文化中心地的道理，所以自己尽管一方面住在大都会里，而另一方面确在那里痛骂都会的一切。我的朋友傅彦长君在他发表关于艺术的文章或谈话中时常感慨到这一层。他认定“近代艺术，必集中于都市，盖伟大之建筑，音乐会，歌剧，绘画展览会，大公园，华丽之雕刻等，非有城市不足以表现”。又如复生君也赞美的都市之美点说：“我们但看西洋的都市里，有伟大精密的建筑，有整齐清洁的住宅，有平坦亢爽的道路，有葱翠夹道的树木，那一处不收拾得像一座大花园呢。”但是，真也奇怪，我们的中国同胞，都是喜欢隐居山林之徒；即使他们住居于大都会里，都是好像是迫于生计问题不得已而寄身于都会中的；所以虽然一方面日夜在那里享受都会生活，而他

们的舌头与笔头，却偏爱痛骂诅咒都会的一切，这真是百思而不得其故的一件咄咄奇怪事。

一般自命为自然界的肖子们，尤其可以请上海的一般无聊文人像“山人”“道人”……之类当作代表；他们一朝到晚，在洋场十里中过着颠倒的生活，在他们自己狭窄的世界中，所体验发觉到一切的经历现象，差不多可以说十之八九都只是些恶劣，颠倒，虚伪，欺诈，颓唐，微温，苟且，妥协，卑微，猥亵种种罪恶行为的表现，所以在他们的心目中看来所谓都会自然只是“藏垢纳污之所”。他们没有在都会的美的与善的方面享受过生活，难怪他们除了乱喊或大写“万恶之藪”“堕落之窟”……一类的酸文陈句以外，连在都会中所能独特享受到的物质文明，都有时要表示不满。有许多知识阶级中人，常希望使都会里的市民，大家“返于自然”，提倡所谓“新村”的运动。窥他们的宗旨，好像是视都会为魔窟，为“人间地狱”，大有灭此朝食之激昂慷慨，真是多么值得敬佩，值得称赞的事！我愿一般住在铁骨水泥所盖造的“知足庐”“安贫舍”里左拥娇妻右抱美娃的高蹈隐士先生们，大家团结发起一个大规模的“非都会大同盟会”，在二十世纪的世界，做一番惊人的事业出来。

在前面所引说为高蹈派文人雅士们所嫉视的都会的一切现象，大约都可以归纳在这个新名词“诱惑”两个字里面。

“诱惑”并不是一个很正经的名词，无论你是宗教家或非宗教家，偶或看见或听见了这个名词，多少总会体会得一种刺激不安的感觉与意味的吧！“又不许我陷于诱惑，乃救我于凶恶，亚孟。”这不是天主教教友，朝夕祈祷的经文吗？据天主教的教理说：人类有三种诱惑，一自己的肉身；二地狱里的魔鬼；三世俗；所谓世俗，大约都会就是其中最厉害的一种吧。《圣经》记载：耶稣在旷野禁食四十昼夜，受魔鬼